

▲及時掌握信息可避開「地雷」▼

在內地做生意，最頭痛的就是無法及時掌握各種商業信息，即使是基本的資料，例如各行業的工資水平、短期及中期的發展詳情、電力供應情況（內地不少城市缺電）等，外商都難以取得。至於較詳細的發展規劃和即將出台的新政策，更是在當局公布後才能知悉。這對投資者策劃業務十分不利。

其實，有關方面不是沒有這些資料，而是目前內地還未有一套與國際接軌的資訊發布準則，加上有些官員未能完全掌握界線，擔心被指「洩露國家機密」，以致很多應該公開的信息都保密起來，反過來更令投資者望而卻步。

不過，外商可望逐步解決這個問題了。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開始，廣州已成為全國第一個以法律方式，保證投資者可向當地政府免費索取信息的城市。如果企業遇到阻撓，可以直接引用已通過的《廣州市政府資訊公開規定》，向該市的法制機關和監察部門投訴。

據不少港商反映，內地一些官員經常把經濟信息（尤其是新計劃和新政策）作為賺外快的渠道，只向關係戶有償轉讓。這實際是出售商業情報，也是貪污的行為。有鑒於此，當局指明各級政府機關或職能部門，不得故意隱瞞

已界定為可以公開的信息，也不得提供虛假信息，違者將要承擔法律責任。

在執行這政策之前，當局已按國際慣例把信息分類，屬於一般性的商業資料、供投資可行性研究使用的政府資料、發展規劃概要、基本建設和生產要素情況等，經審核後均可向企業公開。初時，這類資料可能還不算齊全，但預料將逐步充實，方便投資者使用。廣州在這方面可謂先走一步，各位港商可多點了解自己的權利，以便擴展宏圖。

弄清信息何價

至於在商業信息公開方面，港商是有一些細節須要注意的。首先，港商必須了解哪些信息是免費的？哪些是收費的？按廣州市政府所說：他們的原則是指「行政機關提供政府信息，一般不收取費用，因為這是世界各國和地區通行的做法」。這些信息包括各種公開的制度、政策、規劃；由於投資者（尤其是未有足夠經驗的投資者）沒有累積這些資料，故市政府有必要提供，以作吸引，對投資者來說也是一大方便。

但是，具體的收費與免費之間的界線還是沒有訂明。對於需要特別整理或度身訂造的信息（例如某行業的可行性研究資料、某地區的投資環境等），就要另外收費了。所以有關方面規定，對於經濟特別困難的申請人，可以減免收費。但一般而言，港商不在「經濟困難」之列。

所以，港商如欲取得這些加工後大幅增值的信息，就要

▲認清刊物背景可洞悉商機▼

前任總理朱鎔基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在香港出席國際會計師會議時，曾批評中銀國際一份關於香港聯繫匯率的研究文章，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有關報告的作者其後以個人理由呈辭。

其實，出現這場風波不能責怪撰稿人，也不能責怪中銀國際，因為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他們有權表達意見，並不代表國家政策。可是，正因為他們的身份特殊和有份量，這個研究報告竟然把一些特區政府的官員嚇了一跳，並向中央了解詳情，看看中央在港元與美元掛口的問題上是否有新的看法。

有朋友問我：中銀國際的刊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如今朱鎔基又說它不代表中央的意見。到底怎樣才能分清有關刊物的代表性呢？如何判斷哪些才是權威刊物？掌握這些竅門，也是北上洞悉商機信息的一種策略。

談到這個問題，很多人都為該報告的作者感到惋惜，因為內地經常把「代表性」蓋過個人探討問題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雖然中銀國際有其代表性，但畢竟不像新華社、《人民日報》或中央電視台那樣強，過分緊張反而會影響對問題的獨立思考和研究。

其實，內地經過多年變化，傳媒已比以前活躍得多。即使是中央媒介和機關，也辦了很多通俗性刊物，都以市場為主導；例如新華社屬下的《半月談》、《環球》等雜誌，它們雖然也按中央的方針報道，但不是中央宣示政策的主要渠道。它們的重點是滿足讀者的要求，說得平白一點，就是它們也要辦一些有市場價值的刊物來吸引讀者，以便多賺外快和減輕負擔，因為近年來國家對傳媒機構的補貼已大幅減少，如果仍然向國家伸手，不單失去經營的自主性，也無法維持員工的士氣。

所以，除了新華社、《人民日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中國青年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由中央機關直接管理的傳媒發揮口喉舌的作用之外，其他傳媒都已盡量多樣化，尋求更多讀者。

即使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刊物，也有很多並不代表中央意見的文章。按一般慣例，中央大報如果要宣示某種政策，最高層次是直接引述主管領導的講話，其次是用「社論」形式，再次是以「評論員文章」，再次是在顯著位置發表署名文章；層次不同，其內容的重要性也不同。所以，只要懂得分辨，看見中銀國際的報告也無須緊張，急向中央求證，無端引起這場風波。

此外，不妨多點留意內地近年興起的專業報刊。這些報刊分別就自己的專長，以本行業或專業的信息作為自己的

「拳頭產品」，例如《財經》、《國際商報》等。這類刊物的信息量頗多，包括很多新政策、條文和外資值得關注的動向，而且分析的角度與官方不盡相同。看到這些現象，令人感到中國的傳媒正在不斷拓展空間，並取得一定的成績。

還有，各省市的地方報近年來的信息量和可讀性也大大提高，並盡量與中央信息區別開來。它們多集中在本地的新聞，這些信息都可以成為當地投資者的參考資料。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全國只有四十多份報章，而且省市報章都要以中央報章為依歸，每晚要對比新聞規格、頭條、字型大小。但這種做法今天已不復存在了，例如《南方都市報》、《新快報》、《深圳商報》等，都體現了今天是信息有價的新年代，如果拿不出讀者關心的信息，銷量肯定下降。所以，看內地報刊要懂得「沙裡淘金」，如不認真去讀，也許會滄海遺珠。

其實，內地經過多年變化，傳媒已比以前活躍得多。即使是中央媒介和機關，也辦了很多通俗性刊物，都以市場為主導；例如新華社屬下的《半月談》、《環球》等雜誌，它們雖然也按中央的方針報道，但不是中央宣示政策的主要渠道。它們的重點是滿足讀者的要求，說得平白一點，就是它們也要辦一些有市場價值的刊物來吸引讀者，以便多賺外快和減輕負擔，因為近年來國家對傳媒機構的補貼已大幅減少，如果仍然向國家伸手，不單失去經營的自主性，也無法維持員工的士氣。

所以，除了新華社、《人民日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中國青年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由中央機關直接管理的傳媒發揮口喉舌的作用之外，其他傳媒都已盡量多樣化，尋求更多讀者。

即使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刊物，也有很多並不代表中央意見的文章。按一般慣例，中央大報如果要宣示某種政策，最高層次是直接引述主管領導的講話，其次是用「社論」形式，再次是以「評論員文章」，再次是在顯著位置發表署名文章；層次不同，其內容的重要性也不同。所以，只要懂得分辨，看見中銀國際的報告也無須緊張，急向中央求證，無端引起這場風波。

此外，不妨多點留意內地近年興起的專業報刊。這些報刊分別就自己的專長，以本行業或專業的信息作為自己的

「拳頭產品」，例如《財經》、《國際商報》等。這類刊物的信息量頗多，包括很多新政策、條文和外資值得關注的動向，而且分析的角度與官方不盡相同。看到這些現象，令人感到中國的傳媒正在不斷拓展空間，並取得一定的成績。

還有，各省市的地方報近年來的信息量和可讀性也大大提高，並盡量與中央信息區別開來。它們多集中在本地的新聞，這些信息都可以成為當地投資者的參考資料。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全國只有四十多份報章，而且省市報章都要以中央報章為依歸，每晚要對比新聞規格、頭條、字型大小。但這種做法今天已不復存在了，例如《南方都市報》、《新快報》、《深圳商報》等，都體現了今天是信息有價的新年代，如果拿不出讀者關心的信息，銷量肯定下降。所以，看內地報刊要懂得「沙裡淘金」，如不認真去讀，也許會滄海遺珠。